

莊

子
下



中國文化經典

莊子
下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ISBN 7-80518-628-6



9 797805 186282 >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莊子/(戰國)莊子著. —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
2002.4

ISBN 7-80518-628-6

I. 莊... II. 莊... III. 莊子-哲學-著作
IV. B223.5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2)第 018290 號

莊子

(戰國)莊子著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

(杭州體育場路三四七號)

責任編輯 郎震邦

杭州蕭山古籍印務有限公司印刷裝訂

二〇〇二年七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

ISBN 7-80518-628-6/1·378

定價:壹佰伍拾圓

莊子雜篇

庚桑楚第二十三

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，偏得老聃之道，以北居畏壘之山，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；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。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爲使。居三年，畏壘大壤。畏壘之民相與言曰：『庚桑子之始來，吾洒然異之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庶幾其聖人乎！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乎？』

庚桑子聞之，南面而不釋然。弟子異之。庚桑子曰：『弟子何異於予？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。夫春與秋，豈无得而然哉？天道已行矣。吾聞至人，尸居環堵之室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。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，我其杓之人邪！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。』

弟子曰：『不然。夫尋常之溝，巨魚无所還其體，而鯢鮪爲之制；步仞之丘陵，巨獸无所隱其軀，而夔狐爲之祥。且夫尊賢授能，先善與利，自古堯舜以然，而況畏壘之民乎！夫子亦聽矣！』

庚桑子曰：『小子來！夫函車之獸，介而離山，則不免於罔罟之患；吞舟之魚，碭而失水，則蟻能苦之。故鳥獸不厭高，魚鼈不厭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，藏其身也，不厭深眇而已矣。且夫二子者，又何足以稱揚哉！是其於辯也，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。簡髮而櫛，數米而炊，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！舉賢則民相軋，任知則民相盜。之數物者，不足以厚民。民之於利甚勤，子有殺父，臣有殺君，正晝爲盜，日中穴坯。吾語女，大亂之本，必生於堯舜之間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。千世之後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！』

南榮趯蹙然正坐曰：『若趯之年者已長矣，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？』庚桑子曰：『全汝形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慮營營。若此三年，則可以及此言矣。』南榮趯曰：『目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盲者不能自見；

耳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聾者不能自聞；心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。形之與形亦辟矣，而物或間之邪，欲相求而不能相得？今謂尪曰：「全汝形，抱汝生，勿使汝思慮營營。」尪勉聞道達耳矣！』庚桑子曰：『辭盡矣。』曰：「奔蜂不能化藿蠋，越鷄不能伏鵠卵，魯鷄固能矣。鷄之與鷄，其德非不同也，有能與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今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。子胡不南見老子！」』

南榮趺贏糧，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。老子曰：『子自楚之所來乎？』南榮趺曰：『唯。』老子曰：『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？』南榮趺懼然顧其後。老子曰：『子不知吾所謂乎？』南榮趺俯而慙，仰而歎曰：『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問。』老子曰：『何謂也？』南榮趺曰：『不知乎？人謂我朱愚。知乎？反愁我軀。不仁則害人，仁則反愁我身；不義則傷彼，義則反愁我己。我安逃此而可？此三言者，尪之所患也，願因楚而問之。』老子曰：『向吾見若眉睫之間，吾因以得汝矣，今汝又言而信之。若規規然若喪父母，揭竿而求諸海也。女亡人哉，惘惘乎！汝欲反汝情性而无

由入，可憐哉！」

南榮趯請入就舍，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惡，十日自愁，復見老子。老子曰：『汝自洒濯，熟哉鬱鬱乎！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。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，將內捷；內韞者不可繆而捉，將外捷；外內韞者，道德不能持，而況放道而行者乎！』南榮趯曰：『里人有病，里人問之，病者能言其病，然其病，病者猶未病也。若趯之聞大道，譬猶飲藥以加病也。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。』老子曰：『衛生之經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？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？能脩然乎？能侗然乎？能兒子乎？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嗟，和之至也；終日握而手不掄，共其德也；終日視而目不瞬，偏不在外也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爲，與物委蛇，而同其波。是衛生之經已。』

南榮趯曰：『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？』曰：『非也。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，能乎？夫至人者，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，不以人物利害相撓，不相與爲怪，不相與爲謀，不相與爲事，脩然而往，侗然而來。是謂衛生

之經已。』曰：『然則是至乎？』曰：『未也。吾固告汝曰：「能兒子乎？」兒子動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。若是者，禍亦不至，福亦不來。禍福无有，惡有人災也！』

宇泰定者，發乎天光。發乎天光者，人見其人，物見其物。人有脩者，乃今有恒；有恒者，人舍之，天助之。人之所舍，謂之天民；天之所助，謂之天子。

學者，學其所不能學也；行者，行其所不能行也；辯者，辯其所不能辯也。知止乎其所不能知，至矣；若有不即是者，天鈞敗之。

備物以將形，藏不虞以生心，敬中以達彼，若是而萬惡至者，皆天也，而非人也，不足以滑成，不可內於靈臺。靈臺者有持，而不知其所持，而不可持者也。

不見其誠己而發，每發而不當，業入而不舍，每更爲失。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，人得而誅之；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，鬼得而誅之。明乎人，明乎鬼者，然後能獨行。

券內者，行乎无名；券外者，志乎期費。行乎无名者，唯庸有光；志乎期費者，唯賈人也。人見其跂，猶之魁然。與物窮者，物入焉；與物且者，其身之不能容，焉能容人！不能容人者无親，无親者盡人。兵莫憊於志，鎡錙爲下；寇莫大於陰陽，无所逃於天地之間。非陰陽賊之，心則使之也。

道通，其分也；其成也毀也。所惡乎分者，其分也以備；所以惡乎備者，其有以備。故出而不反，見其鬼；出而得，是謂得死。滅而有實，鬼之一也。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。

出无本，入无竅。有實而无乎處，有長而无乎本剽，有所出而无竅者，有實。有實而无乎處者，宇也。有長而无本剽者，宙也。有乎生，有乎死，有乎出，有乎入，入出而无見其形，是謂天門。天門者，无有也，萬物出乎无有。有不能以有爲有，必出乎无有，而无有一无有。聖人藏乎是。

古之人，其知有所至矣。惡乎至？有以爲未始有物者，至矣，盡矣，弗可以加矣。其次以爲有物矣，將以生爲喪也，以死爲反也，是以分已。

其次曰始无有，既而有生，生俄而死；以无有爲首，以生爲體，以死爲尻；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，吾與之爲友。是三者雖異，公族也，昭景也，著戴也，甲氏也，著封也，非一也。

有生，臧也，披然曰移是。嘗言移是，非所言也。雖然，不可知者也。臘者之有臄胾，可散而不可散也；觀室者周於寢廟，又適其偃焉，爲是舉移是。請常言移是。是以生爲本，以知爲師，因以乘是非；果有名實，因以己爲質；使人以爲己節，因以死償節。若然者，以用爲知，以不用爲愚，以徹爲名，以窮爲辱。移是，今之人也，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。

蹶市人之足，則辭以放驚，兄則以嫗，大親則已矣。故曰：至禮有不人，至義不物，至知不謀，至仁无親，至信辟金。

徹志之勃，解心之謬，去德之累，達道之塞。貴富顯嚴名利六者，勃志也。容動色理氣意六者，謬心也。惡欲喜怒哀樂六者，累德也。去就取與知能六者，塞道也。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，正則靜，靜則明，明則虛，虛則无爲而无不爲也。

道者，德之欽也；生者，德之光也；性者，生之質也。性之動，謂之爲；爲之僞，謂之失。知者，接也；知者，謨也；知者之所不知，猶睨也。動以不得已之謂德，動无非我之謂治，名相反而實相順也。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己譽。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。夫工乎天而俟乎人者，唯全人能之。唯蟲能蟲，唯蟲能天。全人惡天？惡人之天？而況吾天乎人乎！一雀適羿，羿必得之，威也；以天下爲之籠，則雀無所逃。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，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。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，無有也。介者搢畫，外非譽也；胥靡登高而不懼，遺死生也。夫復譖不餽而忘人，忘人，因以爲天人矣。故敬之而不喜，侮之而不怒者，唯同乎天和者爲然。出怒不怒，則怒出於不怒矣；出爲無爲，則爲出於無爲矣。欲靜則平氣，欲神則順心，有爲也。欲當則緣於不得已，不得已之類，聖人之道。

徐无鬼第二十四

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，武侯勞之曰：『先生病矣！苦於山林之勞，故乃肯見於寡人。』徐无鬼曰：『我則勞於君，君有何勞於我！君將盈耆欲，長好惡，則性命之情病矣；君將黜耆欲，擊好惡，則耳目病矣。我將勞君，君有何勞於我！』武侯超然不對。少焉，徐无鬼曰：『嘗語君，吾相狗也。下之質執飽而止，是狸德也；中之質若視日，上之質若亡其。一。吾相狗，又不若吾相馬也。吾相馬，直者中繩，曲者中鉤，方者中矩，圓者中規，是國馬也，而未若天下馬也。天下馬有成材，若卹若失，若喪其一，若是者，超軼絕塵，不知其所。』武侯大悅而笑。

徐无鬼出，女商曰：『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？吾所以說吾君者，橫說之則以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，從說之則以《金板》、《六弢》，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，而吾君未嘗啓齒。今先生何以說吾君，使吾君說若此乎？』徐无鬼曰：『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。』女商曰：『若是乎？』曰：

『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？去國數日，見其所知而喜；去國旬月，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；及期年也，見似人者而喜矣；不亦去人滋久，思人滋深乎？夫逃虛空者，藜藿柱乎鼯鼯之逕，踉位其空，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，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！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！』

徐无鬼見武侯，武侯曰：『先生居山林，食芋栗，厭葱韭，以賓寡人，久矣夫！今老邪？其欲干酒肉之味邪？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？』徐无鬼曰：『无鬼生於貧賤，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，將來勞君也。』君曰：『何哉，奚勞寡人？』曰：『勞君之神與形。』武侯曰：『何謂邪？』徐无鬼曰：『天地之養也一，登高不可以爲長，居下不可以爲短。君獨爲萬乘之主，以苦一國之民，以養耳目鼻口，夫神者不自許也。夫神者，好和而惡姦；夫姦，病也，故勞之。唯君所病之，何也？』

武侯曰：『欲見先生久矣。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，其可乎？』徐无鬼曰：『不可。愛民，害民之始也；爲義偃兵，造兵之本也；君自此爲之，

則殆不成。凡成美，惡器也；君雖爲仁義，幾且僞哉！形固造形，成固有伐，變固外戰。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，无徒驥於錙壇之宮，无藏逆於得，无以巧勝人，无以謀勝人，无以戰勝人。夫殺人之士民，兼人之土地，以養吾私與吾神者，其戰不知孰善？勝之惡乎在？君若勿已矣，脩胷中之誠，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。夫民死已脫矣，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！』

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，方明爲御，昌寓驂乘，張若、謏朋前馬，昆閭滑稽後車；至於襄城之野，七聖皆迷，无所問塗。適遇牧馬童子，問塗焉，曰：『若知具茨之山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『若知大隗之所存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黃帝曰：『異哉小童！非徒知具茨之山，又知大隗之所存。請問爲天下。』小童曰：『夫爲天下者，亦若此而已矣，又奚事焉！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，予適有瞽病，有長者教予曰：「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。」今予病少痊，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。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。予又奚事焉！』黃帝曰：『夫爲天下者，則誠非吾子之事。雖然，請問爲』

天下。』小童辭。黃帝又問。小童曰：『夫爲天下者，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！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！』黃帝再拜稽首，稱天師而退。

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，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，察士无淩詆之事則不樂，皆囿於物者也。招世之士興朝，中民之士榮官，筋力之士矜難，勇敢之士奮患，兵革之士樂戰，枯槁之士宿名，法律之士廣治，禮教之士敬容，仁義之士貴際。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，商賈无市井之事則不比。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，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。錢財不積則貪者憂，權勢不尤則夸者悲。勢物之徒樂變，遭時有所用，不能无爲也。此皆順比於歲，不物於易者也，馳其形性，潛之萬物，終身不反，悲夫！

莊子曰：『射者非前期而中，謂之善射，天下皆羿也，可乎？』惠子曰：『可。』莊子曰：『天下非有公是也，而各是其所是，天下皆堯也，可乎？』惠子曰：『可。』莊子曰：『然則儒、墨、楊、秉四，與夫子爲五，果孰是邪？或者若魯遽者邪？其弟子曰：「我得夫子之道矣，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。」魯遽曰：「是直以陽召陽，以陰召陰，非吾所謂道也。吾示

子乎吾道。」於是爲之調瑟，廢一於堂，廢一於室，鼓宮宮動，鼓角角動，音律同矣。夫或改調一弦，於五音无當也，鼓之，二十五弦皆動，未始異於聲，而音之君已。且若是者邪？」惠子曰：「今夫儒、墨、楊、秉，且方與我以辯，相拂以辭，相鎮以聲，而未始吾非也，則奚若矣？」莊子曰：「齊人謫子於宋者，其命閭也不以完，其求鉏鍾也以束縛，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，有遺類矣！夫楚人寄而謫閭者，夜半於无人之時而與舟人鬪，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。」

莊子送葬，過惠子之墓，顧謂從者曰：「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，使匠石斲之。匠石運斤成風，聽而斲之，盡堊而鼻不傷，郢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聞之，召匠石曰：「嘗試爲寡人爲之。」匠石曰：「臣則嘗能斲之。雖然，臣之質死久矣。」自夫子之死也，吾无以爲質矣，吾无與言之矣。」

管仲有病，桓公問之，曰：「仲父之病病矣，可不諱云，至於大病，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？」管仲曰：「公誰欲與？」公曰：「鮑叔牙。」曰：「不可。其爲人絜廉善士也，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，又一聞人之過，終身

不忘。使之治國，上且鈎乎君，下且逆乎民。其得罪於君也，將弗久矣！』公曰：『然則孰可？』對曰：『勿已，則隰朋可。其爲人也，上忘而下畔，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。以德分人謂之聖，以財分人謂之賢。以賢臨人，未有得人者也；以賢下人，未有不得人者也。其於國有不聞也，其於家有不見也。勿已，則隰朋可。』

吳王浮於江，登乎狙之山。衆狙見之，恂然棄而走，逃於深蓁。有一狙焉，委蛇攫撝，見巧乎王。王射之，敏給搏捷矢。王命相者趨射之，狙執死。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：『之狙也，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，以至此殛也！戒之哉！嗟乎，无以汝色驕人哉！』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，去樂辭顯，三年而國人稱之。

南伯子綦隱几而坐，仰天而噓。顏成子入見曰：『夫子，物之尤也。形固可使若槁骸，心固可使若死灰乎？』曰：『吾嘗居山穴之中矣。當是時也，田禾一覩我，而齊國之衆三賀之。我必先之，彼故知之；我必賣之，彼故鬻之。若我而不有之，彼惡得而知之？若我而不賣之，彼惡得而